

海边木屋

●俞春林 著



主 编:熙 高
责任编辑:冯金彦

海边木屋

俞春林 著

封面设计:熙 高
责任校对:邹国玺
版 式:谷 子
出 版:辽东文学社
开 本:787×960 1/32
字 数:70千
印 张:4
版 次:1992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BCHLTZ—1992—51

定价:4.00元

目 录

序诗 / 海边木屋	1
泰山挑夫	4
苏州漫笔	6
上海行	9
泰山路上	15
三下石狮	20
走出大世界	24
回长春	27
天女木兰花	30
我爱西番莲	36
天女木兰与垂柳	38
白雪赋	40
小 友	43
寻找故乡	47
食 火	50
听 琴	52
并非童心的思念	54
一篇日记	59
十七岁	61

芨芨菜与芨芨草·····	63
万岁——妈妈·····	65
零的启示·····	68
在最后一班车上·····	72
春风啊！春风·····	77
小 路·····	81
岁寒三友松竹梅·····	85
杨柳青青·····	89
晚情·····	93
祭知青王义昌文·····	96
心理危机·····	98
记宫兆平老师·····	101
茶乡龙井·····	106
月亮十五不圆十六圆·····	109
君子之交谈如水·····	117
公路雪·····	120
云·····	123
后记·····	124

海边木屋

我向往过——
我在海边上应该建造一座木屋，
我就住在这木屋里。

早晨起来，我坐在木屋前的沙滩上看日出，
我喜欢海上日出的壮丽，
我更喜欢海水刚睡醒时的温柔。
浪花被涂上一层玫瑰色的口红，
海风轻轻地为大海描着眉
海鸥(妈、妈、妈)的叫声惊动了我的心。
我躺在沙滩上，
闭着眼睛，
太阳在我的视网膜上，
编织着童年的梦……

苦中有涩，
甜中有酸，

每次作梦，
都含着苦乐难分的泪珠。

海风抚摸着
太阳照耀着我
花调皮地舔着我的脚
渐渐进入了梦乡。

海滩上孩子们的喧闹声
吵醒了我。
他们全都脱得一丝不挂，
无拘无束地在和大海亲近着。

过不多久
他们全都水鸭子似地跑上岸来
放肆地扑向沙滩，又是亲吻又是拥抱，
还高声唱起：（一盆火二盆火太阳出来
晒晒我。）这首古老的儿歌。

太阳害羞了
一头扎进了大海
蔚兰色的大海
象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

傍晚，从天边划过来一只小舢板
橹象飞鸟的翼、

船象离弦的箭，
我看见小船上坐着两位少年。
女的身穿浪花色的绸裙，
男的戴着镶金嵌银的(桂冠)，
那只湿漉漉发亮的大槽，
就象飞机的螺旋桨。

小舢板划远了
海面上留下几道涟漪，
晚霞笼罩着木屋
木屋散发着松香的气息。

海滩上终于静了下来，
太阳落到海底里去了，
海水变得幽兰，
海上升起了明月。

大海扬起了波涛
浪花漫过了沙滩，
诗象海水一样，随着波涛
涌进了木屋……

我向往——
我在海边上应该有一座木屋，
我就住在这木屋里。

……

泰山挑夫

如今登泰山已不再象从前那样费力了，从泰安车站下车，乘出租汽车只1元钱便直达中天门。记得6年前从泰山脚下的小旅店出发到“中天门”足足走了3个半小时，只是坐着车象检查公路一般，那种攀登的豪情是领略不到了。

说来也巧，在“十八盘下”的“快活三里”我又见到6年前令我赞叹不已的泰山挑夫，这是一个中年壮汉，脚登手工布鞋，下身穿家织布短裤，光着脊梁，露着丘陵般起伏宽大的后背。青铜色的皮肤汗津津、油润润，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一条不打颤的硬扁担，挑着60公斤的东西压在他的右肩上。右肩胛骨高傲地向上耸着，突出的筋隆起的肉都同心协力较着劲；左肩上厚厚的一堆将军肉在做着暂短的休息。一条藏青色的宽布腰带将小腹紧紧地煞进去，胸部便凸起一片“山岗”。腰直直地挺着，扁担直直地横着。那些空着手的登山者，抬头望望，低头瞧瞧，三步一歇，两步一喘。再看挑夫，头也不抬，看定脚下，一步步，不紧不慢，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数着台阶。从中天门到玉皇顶来回6公里，一天要走4个来回，从不中途停歇。挑夫

中那些 16、7 岁的嫩娃子，那些干了大半辈子白了头发的前辈，也都是一鼓作气把百十斤重的东西挑上泰山极顶的。那些娃子们，后背平滑得象面板，没一块隆起的肉，肩头上也只是一层薄薄的硬皮。他们上山时，两条细细的腿直打哆嗦，可下山时却象长了翅膀，一天也是两三个来回呢。那些前辈，宁肯让身上的褂子多湿透几回，肩上的担子却不肯减少半斤——1 斤只给 2 分 5 厘钱，赚不过卖茶蛋的，若是单为挣钱可就不上算了。

在“天街”小市上，一群挑夫熙熙攘攘挤进了我的镜头，这真是动人的一幕：他们挑着鲜鸡活鱼、青菜水果、啤酒汽水……是这些挑夫给泰山增添了生气，带来了活力，也是这些挑夫给登山者以激励和勇气。

在玉皇顶，我看见一位 60 多岁的老妈妈扶着一位 80 多岁的老奶奶拾级而上；在日观峰我还看见一位身怀六甲的少妇倚在巨石旁让丈夫留影。对这一切我不再感到不可思议，登临高山大川，似乎证明了自身生命的为量，那种脚踏高山之巅的激情真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也许就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些挑夫才宁肯山上山下地出大力流大汗，却不愿找个阴凉处悠哉游哉地做更舒适更挣钱的买卖。

在我眼中，泰山挑夫象泰山一样令人敬而仰之。

苏州漫笔

(浮光掠影之一)

路过苏州，由于内心“向往已久”身不由己地下了车，这也是天下人同此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哪个人不想到天堂里去走走。

可是下了车，心里却始终不能踏实，虽说是路过，但毕竟是中途下了车。苏州，我并没有出差任务，这实际上是花公家的钱，做游山玩水的勾当，尽管这其中也包含着我真挚朴素的爱国之情，但总觉得心里惴惴地，不那么十分泰和。

于是，我很难做到“即来之，则安之”，下了火车，随便就近找了个小旅店住下，洗了把脸，便匆匆地上了街。

当天，便走马灯似地跑了三个园(怡园、留园、狮子园)，晚饭后，又到街上东张西望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便在店里预订了当天晚上由苏州开往杭州的船票，急急地吃罢早点，又匆匆地跑了几个地方，从寒山寺里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一刻了。看看离开船的时间已经不多，便乘了公共汽车直奔运河码头。

运河里的水很脏，实在有些对不起苏州：灰褐色的水面上漫浮着五颜六色的油花，多得数不清的各种漫浮物令人眼花缭乱；靠近码头的一片水域，仿佛是一片刚刚被人割倒还没有收拢起来的甘蔗林，来往小船荡起的水浪前仆后继地把这些挤挤擦擦漫浮在水面上的甘蔗堆积起来，前呼后拥地压向岸边，岸边的水沫足有半尺多厚。

一条带蓬的小货船缓缓地驶过码头，站在船尾上的一个年轻女子正在往运河里倾倒马桶，运河两岸上的人家也都把污物出口处直接对准运河。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有些异样，我心里不禁为这些有幸住在“天堂”里的“神仙”们感到悲哀。

我乘坐的这条小船却很干净，甲板刚刚用水冲洗过，船舱内也用水冲洗得亮堂堂。这是一串用绳索连在一起的小船，由一只稍大一点的船在前边拖着，我坐的是尾巴上的一艘。趁着船还没有开，我要再多看一眼苏州。

运河两岸，差不多还是清一色的旧式小阁楼，即使中间有一两幢新造的小屋，也改变不了那早已成为定局的古香古色的传统格调。所有的屋顶上都是亮晶晶地，象是刚下过了一场小雨一样，古韵如画的石拱桥，桥面栏杆一尘不染，干干净净，连同苏州的园林、街道、门市、小店都给人们以一种极干净、极优雅、极舒适的感觉（只可惜那运河），苏州人的待人更是无可挑剔：热情、温柔、非常礼貌。

晚上八点钟，船缓缓地开动了，稳得几乎让人毫无察觉。两岸上的小屋开始慢慢地向后移去，前方不远处的石拱桥，渐渐地近了，身后的石拱桥披着夕阳，渐渐地远了。

运河里的船很多，来来往往，穿梭一般，二十几米宽的河道里显得有些拥挤。清一色的柴油机动力船，呼呼呼呼，呼呼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在运河里响成一片，也难怪昔日运河里的泱泱清绿之波变成了今天这付油渍麻花的丑模样。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运河两岸的景色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大地的轮廓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岸上的人家点起了灯火，运河里的船只也点起了灯火；河里、岸上的灯火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很美的画面。这时，一轮圆月升起来了，地面上的灯火立时显得黯然失色；倾刻之间，天上的月光和地面上的灯火恰恰相融了，夜里，我在船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第二次又到苏州来了，而且很巧，也是在早春，只是河里的船又换上了清一色的橹，清一色的帆。

上海行

这一年春天，我第二次回到了故乡上海。

火车驶进上海车站，时间已经是傍晚6点多钟。我急忙站起来收拾好东西，候在火车门口，并不是我归心似箭，我担心下车晚了找不到住处。出门在外，一颗心老是悬在空中，没个着落。

走出火车站，我无心左顾右盼，径直向旅店介绍处飞也似地跑去。好在前面人还不多，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把介绍信从那个开了三分之一的窗口下边轻轻地递了进去。

紧接着，窗口里传出了商量的口吻：“同志，旅店没有了，住一宿浴池吧，明天一早就给您换，请您谅解一下。”

即使是不懂事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说不出什么来，人家的态度是那样温和，我来的又这样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站在路旁的一位姑娘，见我向一位过路人打听到新华浴池去的路，便走过来对我说：“同志，是要去住宿的吗？坐我们的机动车去吧，坐电车要倒几站的，8里路，收你1元钱车费。”

上海姑娘说普通话，怪好听的。不过，我还是警惕着，前几年第一次回上海时上当受骗的事，一下子又回到了眼前……

那是在1968年的秋天，组织上派我到复旦大学出差，使我平生第一次能回到故乡上海去。我的父亲是独生子，十几岁就随着祖父到东北谋生。后来，祖父客死异乡，父亲无依无靠，也断了回故乡的路。我呢？是一个不会说上海话，没见过“大世界”的上海人。能到上海出差，真使我大喜过望了。

可是，当我随着人群走出检票口，来到上海车站前的一个空旷场所时，我又感到迷惘了……这就是我的故乡？尽管我照例还是怀着一颗赤子归乡之心，然而在上海，我实在是无亲可投，我不得不考虑，急需解决住处。经验告诉我，出门在外，倘若住处不能落实，其它一切皆属空谈。

我正在犹豫，想向人打听旅馆介绍处时，一个眉清目秀、举止文雅的青年，不知在什么时候，将我的圆珠笔拿到他的手里了。

“留个纪念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衣袋里取出一把精致的刻花小刀，并不征求我的同意，已经动手了。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他的杰作已告完成——只见那价值七角钱的元珠笔上，早已雕出一幅干枝梅的图案来，并在图案的一侧刻有毛主席诗词两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他掂着我的笔，笑嘻嘻地说道：“这梅花算是赠送，留个纪念；毛主席诗词，一个字五分，应该收你6角，交个外地朋友，你给4角钱就可以了。”

碰到这种强迫成交的生意，我并不感到意外，我素知大上海有瘪三、阿飞之类的坏青年。可是，眼前的这个小青年并不象我听老人讲过的那些阿飞和瘪三的形象。他兜生意神出鬼

没，卖手艺别具一格，雕花刻字又极其神速，图文并茂，出手不凡……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吃一堑，长一智”，我趁早把另一支笔转移到内衣口袋里去。

“同志，坐车走吧！送你去旅馆，包你有地方住。到旅店介绍处排队全住洗澡塘子。”一辆三轮车停到我跟前，向我揽生意了。

“能开收据吗？”我不放心地问。

他象早有准备似的，顺手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来，上面事先已经盖好了红印章，只是那收据纸上面的字迹是油印的。到旅店介绍处，就会给安排到澡塘子去住，这也是经验。在当时，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是如此。他既然能领我找到旅馆去住，车费又可以给开收据报销，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上了他的三轮车。

大约走了两、三站的样子，三轮车在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前面停下来了。

“就这儿，泰山旅馆，上海市第一流的，愿意住什么样的房间都可以。”他并不急于要车钱，把车停在旅馆门口，径直把我领进旅馆那不停旋转的大门，从服务员手里给我要来住宿卡片，看见我的脸上露出松一口气的表情，这才把早已准备好了的收据递给我，并讨好地说：“算你幸运，再晚一会儿，怕我也没有办法了，房间紧哪！”

我接过上边印着五元钱的收据，明知道价钱要得高，也只得照数付给了；心里别扭，嘴上还得说声“谢谢。”

为了平衡车费的超支，我拣了最便宜的一个房间住下。服务员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我只装作没看见。出门在外，装憨

做傻，哪里顾得许多体面。

稍事休息，我便走出旅馆。只见时间还早，我想去逛逛南京路，顺便到黄浦滩头去拍个照，也算没白回故乡一趟。

走出旅馆，穿过马路，还没走出 20 米远，我立刻察觉到自己受骗了。眼前不是火车站吗？从车站的检票口到泰山旅馆，最远也不超过二、三百米，我被那车夫耍魔术般的兜圈子唬住了。我真后悔没能看清那车夫的面目，那狡猾的车夫始终把自己的眼睛躲在偌大的茶色镜片后边……

那都是往事了。如今，我又不由得用一种戒备的眼光打量起我面前的这个姑娘来——这是一个瘦瘦的上海姑娘，清秀的瓜子脸，高高的个子，显得很苗条；短衣、肥裤、浅口垮带布鞋，看上去干净利索；乌黑的短发，刘海齐眉，后披盖颈——我想起爸爸常常说起的上海姑娘的形象来了。记得爸爸在世的时候曾经对我许愿说过，只要他这辈子还能回到老家上海，就给我娶一个梳短发的上海姑娘做媳妇。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这梳短发的上海姑娘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是在听了以后，红着脸跑出去了。

不用说，这是一名自谋生路的待业女青年。我不能拒绝了，听凭她让我坐上一辆由她指派的机动车。

开机动车的是一个男青年，18、9 岁的样子，长得虎头虎脑，也是短衣肥裤，脚上蹬着一双大拖鞋。单就是这宽宽的脊梁，朴实的大拖鞋，便足以使我消除了上次受骗的余悸，我和他攀谈起来。

我提到第一次回上海坐三轮车上当受骗的事。

他操着一口蹩脚的北京话对我说：“也不能全怪那车夫，那几年，政策全没了，拉三轮车也要靠关系，走后门。为了能拉